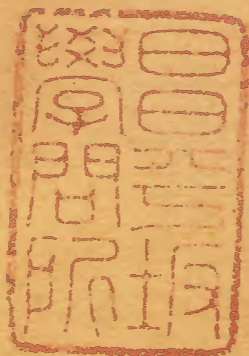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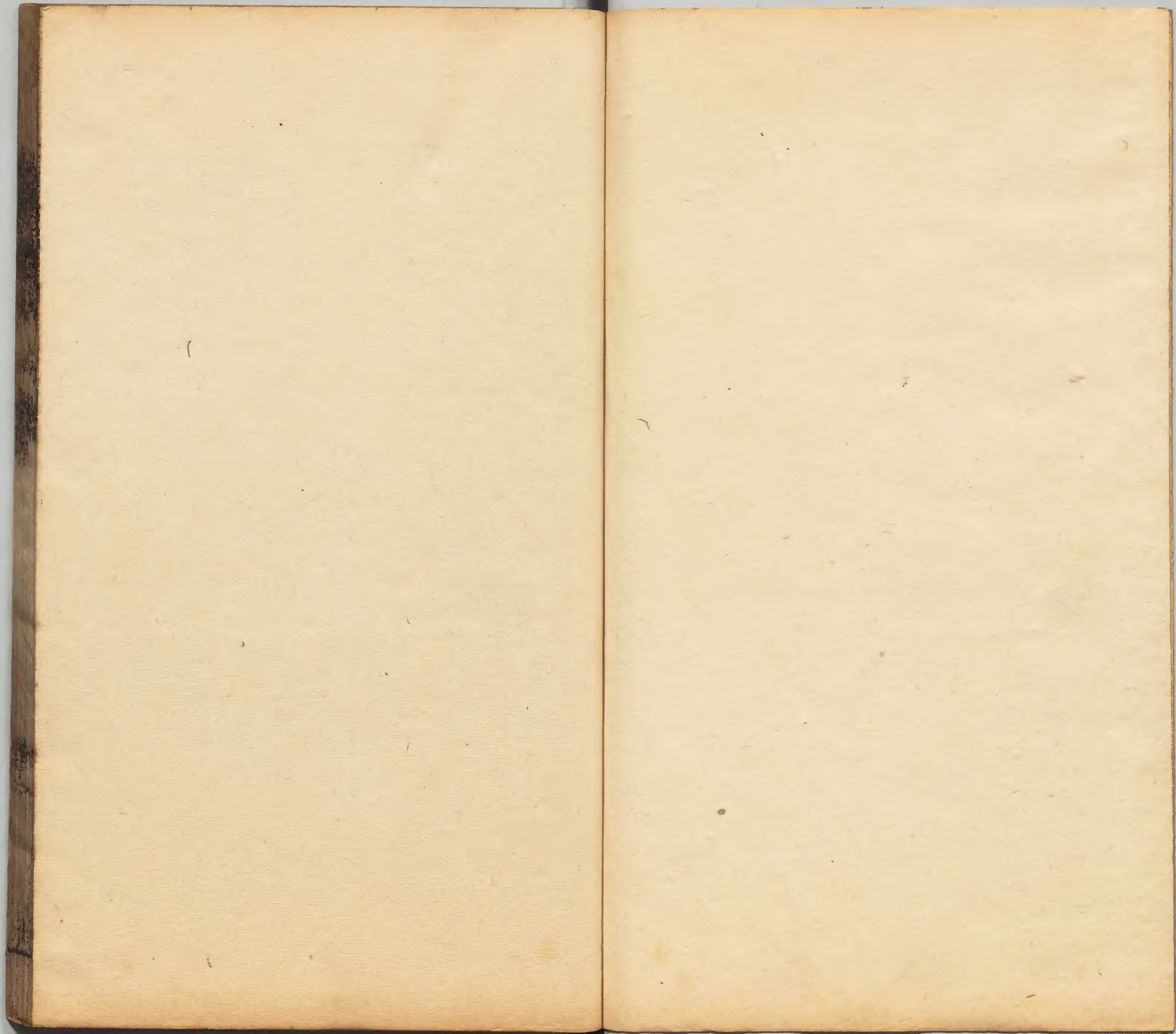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一四	一四〇〇	二〇〇〇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一五	一四〇〇	二〇〇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83)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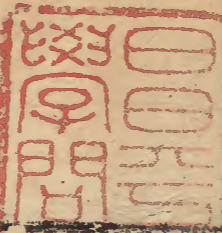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十四

淺草文庫

宋劉裕

附子孫
王鎮惡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父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裕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琊王謐獨深敬焉裕嘗負刀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達執謐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裕曰王



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裕叱之
皆散仍收藥而反每遇金創傅之並驗祇賊孫恩作
亂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譙琰前將軍劉牢之討之
以裕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裕便
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
敬宣疑裕爲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旣而衆騎並至遂
平山陰恩遁入海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百姓皆苦
之惟裕獨無所犯恩北出海鹽裕築城于故海鹽賊
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
勝裕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奮

大破之恩與城不可下進向滬瀆裕棄城追之海
今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裕以吳人
不習戰命之在後是夜裕多設奇兵兼置旗鼓明日
戰伏發賊退弱之追奔陷沒裕且退且戰麾下死傷
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
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行與俱至
擊大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
帝以裕爲下邳太守裕又追恩至鬱洲及海鹽頻破
之恩自是饒餘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
兵東下驍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

軍事玄至裕請擊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
裕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剋建鄴以牢之爲
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於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
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我
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
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
裕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于臨
海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桓脩入朝裕從至建鄴
玄見裕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蓋人傑
也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脫女也

少有智鑒嘗見裕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
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
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脩尋還京口裕託
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
計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
檀憑之琅琊諸葛長人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
筦童厚之並同議謀時桓脩第弘爲青州刺史鎮廣
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
以兵襲弘長人爲豫州刺史才達左軍府參軍謀據
歷陽相應元德厚之謀於建鄴攻玄剋期齊發裕託

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蕃憑之從子韶弟祗
隆叔道濟袒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
者百餘人侯詰旦城門開無忌等帥義徒服傳詔服
稱詔居前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卽斬脩以徇裕哭
之甚慟厚加斂卹袒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
人袒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
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口脩司馬刁
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
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
已當梟於大航諸軍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

毅旣至裕命誅弘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
裕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邁甚懼安穆慮事
發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
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
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爲重安侯又
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典厚之等乃遣頓丘
太守吳甫之右軍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裕
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澹之
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爲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
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

劉毅家無擔石之儲糧滿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
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裕爲
盟主以孟昶爲長史總後事擅憑之爲司馬百姓願
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三月戊午遇吳甫
之於江乘裕躬執長刀大呼卽斬甫之進至羅洛橋
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裕進戰彌厲又斬
勢首初裕建大謀有工相者相裕與無忌等皆當大
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捷玄
聞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已
夫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諸樹布滿山

谷裕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
地因風縱火煙焰張天謙等大敗玄始雖遣軍而走
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
逸庚申裕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
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竣
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
固辭乃以謐爲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裕爲鎮東將
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初晉陵人
韋叟善相術桓脩令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
刺史退而私于裕曰君相不可言裕笑曰相若中

當用為司馬至是更請裕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時諸葛長人失期為才達執送未至而玄敗四月奉武陵王導為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桓氏一祖後不免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於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晉帝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裕固讓旋鎮丹徒三月加裕領兗州刺

史孫恩妹婿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即以循為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暉為始興相二年進裕督交廣二州四年徵裕入輔授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甲貪焚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

禾苗謂我孤軍遠人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
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石保之南燕主超聞
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
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
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
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
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
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
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

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
之地雍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
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
克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暉謂五樓曰必若此亡
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
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一退守不亡縱敵入峴自
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
却敵又不肯徙民增野延敵入廩坐待攻圍酷似劉
璋矣今年國滅言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
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梁父一戎脩城隍簡

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張粲指天喜
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
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燕人無置之之憂虜已入
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忽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
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謂晉兵入峴
自將步騎四萬徑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
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
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向旻勝負猶
未決叅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
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

也裕遣藩及諮議叅軍桓韶建威將軍河南向彌潛
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
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
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
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
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
丈穿塹二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
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
秦赦桂林王鏡以爲錄尚書都督戶外諸軍事引見
謝之且問計焉鏡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

董六師奔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
患悉不暇分兵故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
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
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豫乎司徒樂浪王
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十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
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
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
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
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畧陽垣尊
及第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比

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
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
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
敬敦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
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
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
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
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與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隣好
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
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
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
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
何遽爾荅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
未下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
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
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
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羗見代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
何能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
軍姚疆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

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疆兵還長安韓範歎曰
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
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
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
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
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
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
弟諄盡心無貳并範家赦之十月設宏自魏犇于裕
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母於城上支

解之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
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六年二月南燕賀賴盧
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
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
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絕瘁獨守窮城絕望
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
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
劍而死不能銜壁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
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
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

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
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初敬宣與父牢之謀襲桓
玄牢之慮事洩自殺而敬宣奔慕容德已而還晉故
超託之裕忿其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
韓範諫曰晉主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
旣爲君臣必竭忠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
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
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
千人沒入家口萬餘燬其城壁送超詣建康斬之初
裕之北也徐道覆勸 盛循乘 盛循不從道覆乃

至番禺說循曰今賊之勢萬不可矣若剋京師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懼之遂引寇南度虜袁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將與寇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于豫章内外震駭朝議欲奉天子北走裕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如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四月裕至都劉毅自表南征裕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盧循敗毅于桑

落洲及審裕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三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舻亘千里孟昶懼欲擁天子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初裕征秦容超惟孟昶勸行昶乃表天子許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無分其地則淵人虛實一處失

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石以擊衆力不分戊午裕
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於日時新亭直上且將避
之若回泊蔡洲成禽且徐道變營自新亭焚舟而戰
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
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設伏於南岸疑兵向白石
裕率劉毅北拒留參軍徐赤特成查浦戒令勿戰裕
既北賊焚查浦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
陽郡裕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戰於南
塘七月循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裕遣輔國將軍王
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

曰我千二月必破祇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
也劉毅固求進討盧循長使王誕密言於裕曰毅既
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率舟師南伐使
劉毅監大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
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盆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剋
其城盧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
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幡鼓命衆軍
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於
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
火其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

申大軍次左里將戰裕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二月盧循至番禺為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浴既作輔大示軌朋豪強肅然遠近禁止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裕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晉帝授裕大尉中書監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求歸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

內外
異已

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浚僧施並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尉裕知毅終為異端心密圖之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兖州刺史藩以為副二裕偽許焉藩入朝裕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為荊州刺史兖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大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裕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

已集三編卷六

卷六

七

前襲江陵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裕至江陵
分荊州十郡爲湘州裕仍進督焉晉帝進裕太傅揚
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九年二月裕至自江
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裕每優容之劉毅旣誅長
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
謀作亂裕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
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旣而裕輕舟密至已還東
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
皆與及之長民甚悅裕密命左右丁旰自慢後出於
坐拉馬死於牀側輿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旰驍

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旰先是譙縱據蜀裕
遣劉敬宣伐之敬宣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于
秦秦王興遣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至黃虎去城都五
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險相持六十餘日
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軍還劉
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爲中軍將軍裕謀伐蜀
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
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
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
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

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
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
謂我今應從外水然而料我言出其不意猶從內水
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
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
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齡
石署由邊曰至白帝乃開諸君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毛脩之父益州刺史毛瑾為譙縱所殺脩之固請行
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
以死自固不許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

並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城熹從中水取廣漢老
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
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
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
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
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
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
揚聲言大衆向涪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兵猝
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
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

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
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
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
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
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
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
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
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
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
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

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
堵使復其業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
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
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
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忘斬其首以送齡石
道福謂其徒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
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
之而走道福逃於益中巴民杜瑩執送之斬于軍門
齡石多侵盜府庫徙焉死於越嶲耽謂其徒曰朱侯
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

而死須臾石使至戮其尸詔以營石進監梁秦州
六郡諸軍事賜豐城侯裕以荊州刺史司馬休
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
譙王文思在蕃招聚軍使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
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十一年正月裕收休
之子文實兄子文祖並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黃鉞領
荊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
陳并罪狀裕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者裕
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
西偏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

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
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
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邪來示云處懷期
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
物者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
言訖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欵懷之士闔外
無自信諸侯以爲得算良所耻也吾雖鄙劣嘗聞道
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
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游於地下不復多云裕視
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裕

曲盡
實效
備狀

濟江休之衆潰本姚興裕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
循侵逼故竄及荆雍平乃謀外畧會姚興死子泓新
立兄弟相殺關中擾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戒嚴北
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率大衆進發以世
子爲中軍將軍監太_宗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
二府軍司入居東府_總攝內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
金墉降之脩復晉五_時置守衛冠軍將軍檀道濟等
軍次潼關三月庚辰_以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
謁晉五陵七月至陝_北驅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
渭八月扶風太守沈_口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

惡尅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熒惑大白聚
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裕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
積裕先收其彝器_厚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_始
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遷姚
宗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會文武於
未央殿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
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先是安西中兵參軍
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修
關中亂十月裕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公義真爲
雍州刺史十四年義真還爲赫連勃勃所追大敗僅

身免諸將帥及齡石竝沒裕至彭城解嚴裕以讖
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
密謀酖帝而立瑯琊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
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
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奉德文卽位
於是翦除宗室之有才望者七月裕移鎮壽陽明年
四月入朝謀篡晉有司草禪詔既成請帝書之帝卽
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
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遣散騎常侍謝
澹等奉璽書歸皇帝璽綬晉帝遜于瑯琊王第于是

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
進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按晉義熙元年至元
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
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
黜聖人出九年填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
年鎮星入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
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若此
者有數十條羣臣又固請乃從之奉晉恭帝爲廬陵
王優崇之禮倣晉初故事卽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
將軍劉考防衛二年初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瑯琊郎

中令張偉使醜零陵王偉歎曰醜君以求生不如死
乃於道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淡之皆王之妃
兄也王每生男輒令秀之兄弟方輿殺之王自遜位
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食自煮食床前飲食所資
皆出於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裕令淡之與
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
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
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三年上不豫太尉劉道憐司
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護軍檀道濟並
入侍醫藥以廬陵王義真為侍中車騎將軍南豫州

刺史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
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
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
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為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
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瓜牙
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
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王朝事一委任宰
相母后不煩臨朝伏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詳
給班劔癸亥上崩于西殿時年六十葬建康縣蔣山
謚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

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
 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裕曰日不暇給且所不
 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裕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
 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
 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
 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
 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
 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廣州常獻入
 筒細布一端八丈裕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
 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裕素有熱病并患

虎魄
 之
 處

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床寢之
 極以為佳乃歎曰木床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毀之制
 諸王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
 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嘗着連齒木屐好出神武門內
 左右逍遙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美之住西州嘗思
 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明門矣
 諸子旦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
 焉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捧耜之具頗有存者皆
 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
 實對文帝色慚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

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
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
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
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
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
成大業

王鎮惡北海虜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鎮惡以
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踈宗猛曰此非常兒
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
為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

縱橫善果斷劉裕伐廣固人或薦之裕召與語異焉
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
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
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
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初劉毅請以其弟兖州
刺史劉藩代已至是鎮惡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為信
不知見襄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令船步上蒯恩軍
在前鎮惡次之船中三人對船岸上立旗安鼓語所
留人曰我將至汝便皮衣履令後有重狀又分隊
在後今燒江津船中惡軍襲城津及一日姓皆言

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王斌逢其要將朱顯之馳前
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但見江
津船艦被燒而聲甚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今
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
門及東門又遣人詔及於并祿手書凡三函示毅
毅皆燒不視城內亦未信祿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
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且鬪且語知
祿在後人情離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
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消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
十日大軍方至及劉裕北伐與鎮惡諮議行龍驤將
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
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
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
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
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討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
至渭橋鎮惡所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
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
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各乘便乘船登岸渭水流急
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指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
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盡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

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
慰初附號令應於灊上孝迎劉恭勞之曰成吾霸
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裕笑曰卿
欲學焉異邪裕留鎮惡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鎮惡為
征虜將軍領安西可為委以扞禦之任王猛之相符
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
者深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裕將歸留田子與鎮
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
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
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

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脩被甲登橫門
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
斬焉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也即位二年居處所為多乖失
徐羨之傅亮謀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計弘
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是旦道濟
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
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于華林園為列肆
親自點賣又開賣聚土以築甌塚與左右引船唱
呼以為歡樂夕游大白金池即寢而寢其朝未興兵

士進殺二侍者于帝側惟帝猶扶出東閣就收璽綬
羣臣拜辭送于東宮以太后今廢爲營陽王遂幽于
吳郡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絙之于金昌亭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小字車兒爲荊州刺史鎮
江陵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
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朞
爲斷士謹操尚鄉恥輕薄江左宴然無事惜其不自
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
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弑在位三十
年四十七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也爲江州刺史舉兵尋陽誅劭
卽位爲人機警勇決博學文章華瞻王僧虔以善書
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奢慾敗度閨門無禮待
諸第如寇讐殺戮忠諫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
頃府藏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
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凭几昏睡
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

廢帝子業武帝子也旣卽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
外百官不保首領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
荆湘以厭之期旦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

或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
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弑帝

明帝或立帝

也見宗類

蒼梧王昱明

于也武云嬖人李道兒所生初在東

宮好緣漆

去地丈餘喜怒垂節主帥不能禁明

帝屢勅陳

痛捶之及卽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

憚諸大臣

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

遊行始出

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

出郊野或

屢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

騎遠走

一十里太妃不復能進儀衛亦懼禍不

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常以

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

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

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

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篳

執管便韻及建平王景素舉兵京口不克而死士放

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

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

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

忤意卽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

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
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
立安成王準事覺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
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
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
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有告散
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
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剗
解鬻割嬰兒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
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

屠戮無日遂死後爲蕭道成所弒以太后令追廢爲
蒼梧迎立安成王準卽位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逼帝禪位帝
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王家宮中皆哭遂逐出
宮封汝陰王復弒之在位一年年十一

齊蕭道成附子孫沈攸之

齊高帝蕭道成居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高祖淮陰
 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之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
 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習南蘭陵人也少府蕭惠開
 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
 英今看蕭郎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位為右軍將軍
 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州郡皆起
 兵明帝知道成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
 二壘分軍定諸縣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遣臨川內
 史張淹自鄱陽嶺道入三吳明帝遣道成討之時朝

廷器甲皆九函道成軍容寡闕乃編櫓成爲馬具
裝折竹爲寄生石舉火進軍賊望見恐俾不戰而走
還及張永等爲魏敗于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鎮淮
陰遷南兗州刺史明帝嫌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
言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
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道成道成戎服出門
迎懼鳩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道成卽酌
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
就徵道成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幼弱作萬歲後
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
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
常侍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
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共掌機事尋解
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
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道成與褚淵
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
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
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案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
人孫千齡與休範有舊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
道成正色曰賊人以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

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舉車白旗出新亭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平西將軍吳新亭或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大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皆不知其別率杜黑蠡急攻東壘道成挺身上馬帥衆百人出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初

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時務道成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際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勸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開東府納賊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問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道成隨得輟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斃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

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
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
進爵爲公與袁粲褚淵劉秉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
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常率
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
道成於室內晝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
不變歛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
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
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
笑曰此手何如時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爲朝野

歸心潛爲自全計布誠於道成道成拒而不納景素
尋舉兵道成出屯玄武湖事平乃還道成威名旣重
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道成形畫腹爲射棚自射之
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道成在領軍府
蒼梧自來燒之冀道成出因作難道成堅臥不動蒼
梧益懷忿恚所見之物皆呼之爲道成以手自磨鏡
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
功於國今言之誰爲汝盡力故止道成憂懼密與袁
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
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

曹紀僧貞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
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
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子贖時爲
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贖將郢州兵東下會京
口道成密遣所親告其從兄行青與二州刺史劉善
明日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爲長算今秋風行起
鄉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
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日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
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
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糜榮祖亦曰領府

去臺百步公走入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
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卽有扣臺門者公
事去矣紀僧貞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
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
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
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焜皆以爲帝好單行道
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
受禍爾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
欲奉江夏王齊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
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着青衣扶筥道路爲道成聽

察帝之往來道成命義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訶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天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度河曰元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宵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

者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劍之數廂下劫仗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墻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觀見以刀環塞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承明門者震懼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已丑日道成戎服出殿廷下以太后令召

褚淵劉秉袁粲入命西鍾悅樹下計議道成謂秉曰
此使君家事何以擊之秉未答道成益張眼光
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行軍處分一委領軍
道成次讓袁粲又不受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
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
刀仍呼虎賁劍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
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
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褚淵曰非
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一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
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

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從弟韞迎問曰今日之
事當歸兄耶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撫膺曰兄肉
中豈有血邪今年族矣於是道成自爲司空錄尚書
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劉秉遷
尚書令加中領軍以熙王燮爲揚州刺史劉秉始謂
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蕭道成
兼總軍國布置心旅興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
袁粲閣手仰成矣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反稱太
后詔已下都乙卯道成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
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

王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
達郢州時道成子贖為郢州長史蘊伺贖出弔因作
亂據郢城贖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刑又期見道成
道成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
令劉秉見道成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
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
至道成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尅壬申夜起
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軍韞及
直閣將軍十伯興等嚴兵為內應道成命王敬則於
宮中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

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秉走
頡擔湖蘊逃鬪場並擒斬之粲典籤莫嗣祖同粲謀
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亦並赦而用之時黃回
頓新城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道成知而不言撫
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滄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
月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誘黃回至東
府殺之乃謀篡宋建元元年四月道成即位封帝為
汝陰王築宮於丹陽故縣置兵守衛或走馬過汝陰
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王賞
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帝即位三年殂帝少有

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沉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
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
業及卽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
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
器物欄檻以銅爲飭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
人着紫布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日使我臨
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
俗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棋累
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所著文
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

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

沈攸之先湖州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廢帝景和
元年除豫章王子尚參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並爲
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明帝卽位
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
反叛子勛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尋陽太守率軍據
虎檻驛王元謨爲太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
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
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諱就一軍取號衆咸從

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彼之內撫將士外
諧羣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營率
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彼之宜代孝祖爲統時
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
軍江方典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走赭圻攸
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
示之以弱方典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
敗之由乃率諸軍王請方典推重并慰勉之方典甚
悅攸之既出諸軍王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
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且進戰自

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
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
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頭懸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
疑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赴赭圻攸之
進平尋陽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
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
事自強不息士庶畏憚人莫敢欺聞有猛獸輒自圍
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
守賦歛嚴苦徵發繁度繕脩船舸營造器用自至夏
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明帝崩攸之與

蔡興宗並在外蕃同豫顧命乃以攸之爲荊州刺史聚歛兵力養馬二千餘匹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攻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自擅闕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廢帝旣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道成遣攸之子元琰齎廢帝劍斫之具以示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克生尚未得卽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道成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稱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蕭道成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至華容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攸之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

武帝順高帝長子也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不能頓遣在位十一年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管宗相高奢麗金粟繒纈做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廢帝鬱林王昭業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全矯情飭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視者皆與交歡密

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文惠太子日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爲閣於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人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一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今宮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感言發

漢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
謂爲必能負何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
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
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再而崩大斂始
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
不哽咽流涕素好狗馬卽位改元隆昌未逾旬便毀
武帝所起招婉殿以財賜閹人徐龍駒於其處爲馬
埒馳騎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
快犬梁肉奉之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
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

三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卽
本暮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諸寶貨以
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其在
內常裸袒看紅紫錦綉新衣錦帽紅縠禪雜綵袒服
好鬪雞買雞至數千價武帝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
用之徐龍駒爲後宮舍人日夜在六官房內帝與文
惠幸姬霍氏淫通皇后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
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
軍曹道剛等並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旣而
尼娼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

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後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於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謙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閣令闈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謙坦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謙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

稍欲戰謙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天遇弒年二十二海陵王昭文鬱林弟也爲蕭鸞所立帝起居皆咨鸞所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宮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卽位未四月鸞弒之而自立在位六月年十五明帝鸞高帝姪也性猜忌亟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類信道術計數每行出奉先占利害簡于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訛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及疾篤勅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在位五年年四十七

後廢帝東昏侯寶卷明帝子也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在宮常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曰此禿鶯啼來乎自江祐遙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於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補

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
知所在闔豎以紙包果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二
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己至
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忽遽而罷太子
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爲貴妃
乘臥輿帝騎馬從後看織成袴褶金簿帽執七寶縛
稍又有金銀校其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
急裝縛袴上着絳衫以爲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
不避旣寒馳騁馮之輒下馬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
之復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濕織雜采

珠爲覆蒙被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營
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鷹犬左右數百人常以
自隨奔走往來畧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
翳中帷帳及步帳皆裕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
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
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
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傾倒在幢抄者必致蹶傷其
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擔幢諸校
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衆寶舍人主書及
至左右主帥並皆侍側逞諸變態曾無愧顏始欲騎

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爲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
隨意所適其後遂爲善騎陳顯達平漸出游走不欲
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
十餘出旣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
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吏司奔驅斗呼盈路打鼓蹋
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
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
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十里皆空家盡室
巷陌縣幔爲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高障之內設
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技鼓角橫吹夜

反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百姓
喧走士庶莫辨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
周徧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
疾患困篤者悉擱移之無人攜者扶匍道側吏司又
加捶打絕命者相繫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
無不蕩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至於乳婦
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輿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
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
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
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剖

腹看男女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
生自隨藏朱雀航南酒壚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帝喜
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得去藏
於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
人可念帝曰汝見麀鹿亦不射邪乃百箭俱發故貴
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圍之舍每還宮常至
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
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時以其所
圍處號為長圍及建康城見圍亦名長圍識者以為
讖焉永元二年崔慧景舉兵逼建康既平詔赦其黨

而嬖倖用事誣富家爲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舍人王咍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咍之曰正當復有赦爾由是再赦而嬖倖貪虐如初是時齊主所寵左右凡三十四人黃門十人直閣徐世標素被委任其黨茹法珍梅蟲兒等與之爭權譖殺之自是二人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勅王咍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爲阿文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爲阿兄數往諸刁勅家游宴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延及親憐皆盡殺其男口奄次王寶孫年十三四號侂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咍之

蠱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訛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屏息焉是年蕭衍奉南康王寶融起兵二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北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大極殿得全內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覘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栢窠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時惡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旣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又別

為潘妃起神仙末書也書三殿皆以金壁其玉壽
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畫然間畫畫神仙又作七賢皆
以美女侍側鑿金鏤石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為
玩飾椽桷之端悉垂鈴佩示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救
悉裁以細笛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
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剽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
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椽便於地畫之唯須宏
麗不知精密酷不別畫但取絢曜而已故諸匠賴此
得不用情又鑿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
步步生蓮花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綺麗

繫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及別取諸寺佛刹殿
藻井仙人騎獸以克足之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
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潘氏服
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
寶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
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
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
在塘瀆悉皆隳廢又訂出雄雉頭鶴鵞白鷺縷百品
丁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為姦科一輸十又各
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懼威口

不得道湏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少府天官凡諸市買事皆急速催求相係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離散商旅靡依是時南康王寶融廢帝為涪陵王而自立帝又以閔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梁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花取玩俄頃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為泥

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錢價出入不遺直雍州刺史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悅子之道顧言不用耳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為罪出宅貲財莫不略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計一家見陷禍及親海又慮後患男口必殺明帝之崩竟不一日盡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斷髮無衣悉麗布羣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焚燒屋梁自不聽音伎左右直

長闕豎王寶孫諸人共營有云云為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店肆摸大市日遊市所貨物與宮人闕豎共為禱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闕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矣帝則與杖乃救虎責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闕內不得進實中茲雖畏潘氏而竊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闕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未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談答並云降福始安

之平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魔媼迎送紛紜光尚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元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為明帝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以內難下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為率遠郡忘今上米進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

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
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
小小假並是役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克
將役又追責病者悉布隨其年數多少銜命之人皆
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橫調徵求皆出百姓羣小以陳
顯達下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止得十日及蕭衍師
至亦謂爲然裹糧食糒芻凡所須物爲百日備帝謂
茹法珍曰湏來至白門前當一決及至近郊乃聚兵
爲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尚書舊事
悉克紙鎧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二萬人據大桁首

有鬪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侯子寶孫切罵諸將
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旣斃衆軍
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水死者無
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
稷入衛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帝着烏帽袴褶備
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于人皆張弓
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又受刀敕等教着五音
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宮於華光殿立
軍壘以金玉爲鎧仗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板擱將
去以此厭勝又於闕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

於殿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
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書眠夜起如平常
聞外鼓吹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望空機中之衆
皆怠怨不爲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數十步皆坐甲
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
盡城中閣道西掖門內相聚爲市販死牛馬肉蕭衍
長圍旣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
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
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曰擬
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休又催

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雜鏤
雜物倍急於常法珍蟲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
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
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
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閣入後
宮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
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趣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
已閉閣人禁防黃泰平方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
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
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寶融明帝三也
亂長史蕭穎曹奉寶融
前鋒諸軍事明在蕭穎曹女蕭衍克建康迎寶融至
姑熟衍遂篡位廢寶融為巴陵王以南海郡為巴陵
國邑繼遣尊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
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搢焉年十五追尊為齊
和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四

